



册府元龜  
卷之七百十八  
至二十



43  
849  
235





門 3  
849  
235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幕府部

三

才學

兩漢而下公府將幕咸得以辟署寶佐咨其策畫焉  
故士之懷才者莫不願伸於知己而效其所長者矣  
乃有藻翰英發學術淵奧洽聞強識稽古博達擅筆  
牘之敏馳文雅之譽辭令尚乎體要書檄暢於事情



丹府元龜 才學三  
銘記極於溫潤賦詠臻於典麗用能飛騰光價抑揚  
望實聳和門之風采爲士林之矜式固可以隆賓禮  
之異數爲道義之益友又豈特曳長裾託後乘已哉  
後漢傅毅章帝時爲郎中以文雅顯於朝廷車騎將  
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毅爲軍司馬及馬氏敗免官歸  
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爲記室崔駰爲主  
簿及憲遷大將軍復以毅爲司馬班固爲中護軍憲  
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

班固永元初爲大將軍竇憲中護軍與參議從憲平  
匈奴固與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憲登燕然  
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盛德令固作銘

魏陳琳廣陵人漢末爲大將軍何進主簿其後避難  
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  
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  
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以爲司空  
軍謀祭酒管記室宣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  
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  
愈我病數加厚賜

阮瑀陳留人漢末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  
屈太祖以瑀及陳琳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



檄書多琳瑯所作也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于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覽畢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繁欽爲太祖丞相主簿欽既長於書記又善爲詩賦其所與太子書記發喉轉意率皆巧麗

徐幹爲太祖司空軍謀祭酒掾屬幹聰識洽聞操翰成章太祖特加旌命後爲五官將文學

董昭爲袁紹參軍事既歸太祖爲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李催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

傅嘏字蘭石司空陳群辟爲掾時散騎嘗侍劉劭作

考課法事下三府嘏著論難劭正始初除尚書郎

蜀李朝爲先主益州牧別駕從事群下上先主爲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

劉巴字子初爲先主左將軍西曹掾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已所作吳滕胄善屬文大帝爲吳侯時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嘗令損益潤色之

胡綜字偉則大帝爲討虜將軍時以綜爲金曹從事累遷書部領右都督自帝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



管荀勗初爲文帝從事中郎記室會平蜀還維與裴  
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竝遣當時文士作  
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  
前介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

劉輿爲東海王越左長史越既總錄以輿爲上佐賓  
客滿筵文案盈几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  
以夜繼之皆人人歡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酬對欸  
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  
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

孫惠爲東海王越記室專掌文疏越遷大傅以惠爲  
軍諮祭酒數諮訪得失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  
命立成皆有文采

諸葛恢爲元帝鎮東叅軍與于壺竝以時譽遷從事  
中郎兼統記室時四方多務賤疏殷積恢斟酌酬答  
咸稱折中于時王氏爲將軍而恢兄弟及顧含竝居  
顯要劉超以忠謹掌書令時人以帝善任一國之才  
孔衍避地江東元帝引爲安東叅軍專掌記室書令  
殷積而衍每以稱職見知  
袁宏爲大司馬桓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專摠書記  
後爲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



時伏滔先在温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温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後遊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爲之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旣未遑啓不敢顯之耳温疑不實乃曰君欲爲何辭宏即答云風鑿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下道不可殞宣城之節信義爲允温泫然而止後從温北征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

伏滔爲桓温叅軍從温伐袁真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論二篇名曰正淮

羅含爲征西將軍桓温叅軍温嘗與察屬讌會含後至温問衆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材温曰此真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徵爲尚書郎温雅重其才又表轉征西戶曹叅軍

習鑿齒爲桓温別駕善尺牘論議温甚器遇之時與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

宋劉穆之爲高祖車騎府記室穆之與叅軍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也傅亮博涉經史尤善文辭爲高祖大尉從事中郎掌



記室自登庸之始文筆皆是叅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及宋國建以至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

謝晦爲高祖大尉主簿洸獵文義朗瞻多通高祖深加愛賞群僚莫及

沈懷文文帝時爲楊州治中從事史時議省錄尚書懷文以爲非宜上議曰昔天官正紀六典序職載師掌均七府成務所以翼平辰衡經贊邦極故總屬之原著夫官典和統之要昭于國言夏因虞禮有深冢司之則周承殷法無損掌邦之儀用乃調佐王均緝

亮帝度而式憲之軌弘正漢庭述章之範崇明魏室雖條錄之名立稱於中代總釐之實不愆於自古比代相沿歷朝罔貳及乎爵以事變級以時改皆興替之道無害國章八統元任靡或省革按台輔之職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鄭康成云冢宰之于庶寮無所不總也考于茲義備於典文詳古准今不宜虛廢帝從之南齊孔稚珪仕宋爲尚書殿中郎大祖爲驃騎以稚珪有文翰取爲記室叅軍與江淹對掌辭筆

劉繪爲豫章王嶷驃騎主簿繪聽警有文義善隸書



數被賞召進對華敏僚吏之中見遇莫及瑯邪王詡  
爲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  
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驥也

謝朓爲隋王子隆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好  
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賞愛流連晤語不捨  
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密啓武帝遷新安王軍  
中記室朓牋辭子隆曰朓聞潢汙之水思朝宗而每  
竭鴛鴦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臯壤播落對之惆  
悵岐路西東或以鳴邑而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逸  
若墜雨飄似秋帶朓實庸流行能無筭屬天地休明

山川受納褭採一介搜揚小善捨未場圃奉筆元園  
東汎三江西浮七澤契濶戎行從容讌語長裾日曳  
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睇陽未測涯涘  
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悞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  
方春旅翻先謝清切藩房寂寞舊輦輕舟反泝弔影  
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  
清江可望俟歸艍於春渚朱郎方開效蓬心于秋實  
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  
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及爲尚書殿中郎明帝輔  
政以朓爲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



王秀之爲豫章王驃騎長史王于荆州立學以秀之  
領儒林祭酒

梁王僧孺仕齊爲大學博士尚書僕射王晏深相賞  
好晏爲丹陽尹召補郡功曹使僧孺撰東宮新記  
范雲爲齊竟陵王子良會稽王簿子良尅日登秦望  
山及命雲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  
人多作兩句讀之竝不得韻又皆大篆人多不識乃  
夜取史記讀之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賓僚讀之  
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官嘗讀史記見此刻石  
文乃進讀之如流子良大悅因以爲上賓自是寵冠

府朝

江淹字文通齊高帝輔政聞其才召爲驃騎參軍及  
荊州刺史沈攸之作亂是時軍書表記皆使淹起草  
相國建補記室參軍事

任昉齊永明初衛將軍王儉領丹陽尹引爲主簿儉  
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爲當時無輩曰自傅季友  
已來始復見於任子若孔門是用入其室升其堂于  
是令昉作一文及見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  
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嘆曰後世誰知子  
廷吾文其見知如此後爲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時



瑯邪王融有雋才自謂無對當時見昉之文怳然自失

裴邃河東聞喜人齊建武初刺史蕭遙昌引爲府主簿壽陽有八公廟遙昌爲立碑使邃爲文甚見稱賞丘遲字希範齊末爲殿中郎高祖平建業引爲驃騎主簿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天監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伐遲爲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拒遲以書喻之伯之遂降

鍾嶸字仲偉天監中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爲寧

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遜築室若邪山山發淇水漂拔樹石而齋室獨存元簡命嶸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

顏協爲元帝湘東王荆州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藩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爲二協

劉綏字含度少知名曆安西湘東王記室時西府盛集文學綏居其首

周弘直幼而聰敏爲元帝外兵記室參軍與東海鮑泉南陽宗懔平原劉綏沛郡劉毅同掌書記

劉毅爲元帝中記室大清中侯景亂帝承制上流書



册川志 卷之三 才學三  
檄多委教焉

蕭子範爲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從事中郎王愛文  
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帝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  
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由是府中文筆  
皆使其草  
後梁蔡大寶初爲岳陽王營諮議參軍元帝與河東  
王譽結隙營令大寶使江陵以觀之元帝素知大寶  
見之甚悅乃示所製玄鑒賦令注解焉三日而畢元  
帝大嗟賞之贈遺甚厚

陳王勸仕梁爲南滁州別駕從事史大同末武帝謁

園陵道出朱方勸隨例迎侯勸令從輦側所經山  
川莫不顧問勸隨事應對咸有故實又從登北園樓  
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

孔奐梁時爲揚州刺史王僧辨治中從事史時候景  
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奐博物強識甄  
明故實問無不識儀注體式牋表書翰皆出於奐  
趙知禮字齊且天水人高祖之討元景仲或薦之引  
爲記室知禮爲文贈速每占授軍書下筆便就率皆  
稱旨及征侯景軍至白茅灣上表于梁元帝及與王  
僧辯論軍事其文竝知禮所製



蔡景歷爲高祖記室高祖將討王僧辨獨與侯安都等數人謀之景歷弗之知也部分既畢召令草檄景歷援筆立成辭義感激事皆稱旨僧辨誅高祖輔政除從事中郎掌記室如故

徐伯陽初爲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參軍事安都素聞其名見之降席爲禮時甘露降樂遊苑詔賜安都令伯陽爲謝表文帝覽而奇之

毛喜天嘉中爲宣帝驃騎將軍府諮議參軍領中記室府朝文翰皆喜詞也文帝謂宣帝曰我諸子皆以伯爲名汝諸兒宜用叔爲稱宣帝以訪于喜喜卽條

牒自古名賢杜叔卿等二十餘人以故

後魏胡方回初爲赫連屈丐中書侍郎大武破赫連昌方回入國雖雅有才尚未爲時所知也後爲北鎮司馬爲鎮修表有所稱慶大武覽而嗟歎問誰所作旣知方回召爲中書博士賜爵臨涇子

張普惠爲任城王澄司空倉曹參軍澄之表議書記多出普惠

溫子升字鵬舉爲廣陽王深東北道行臺郎中時黃門郎徐訖受四方表啓答之敏速於深獨沉思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



袁躍為大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為懌所愛賞懌之文表多出于躍

王偉為侯景行臺郎中武定中景據河南齊文襄令

韓軌討之不克議者咸云侯景猶有北望之心乃遣

景書景復答文襄覽之問誰為作或曰其行臺郎王

偉王曰偉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

北齊楊愔為神武行臺郎時神武攻鄴未下愔作

祭文燎畢而城陷由是轉大行臺右丞于時霸圖草

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愔出

後周盧柔為大相行臺郎中除從事中郎時沙苑之

役大軍屢捷汝穎之間多舉兵來附書翰往反日百

餘牒柔隨機報答皆合事宜

田徽為太祖夏州記室參軍時軍國草創幕府務殷

四方書檄皆徽之辭也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時王思政鎮玉壁歸于太祖

乃以俠為長史齊神武以書招思政思政令俠草報

書甚壯烈太祖善之曰雖魯仲連無以加也

元偉字獻道少好學有文性尉遲迥伐蜀以偉為司

錄書檄文記皆偉之所為

裴漢初仕魏為大丞相府屬曹參軍漢善尺牘尤便



簿領理識明贍決斷如流相府為之語曰日下燦爛  
有裴漢

劉璿初為梁雍州刺史蕭循司馬循在漢中與蕭紀  
賤及答國家書移襄陽文皆璿之辭也

隋劉臻字宣摯周末為冢宰宇文護中外府記室軍  
書羽檄多成其手

李德林為高祖大丞相府屬未幾而三方亂軍書羽  
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日授

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進授丞相府從事內中郎  
禪代之際其相國摠百揆九錫殊禮詔策賤表璽書

皆德林之詞也

祖若彥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郡陷翟讓因為李  
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為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

唐魏徵字玄成隋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以應李  
密召徵使典書記密每見寶藏文疏未嘗不稱善既

聞徵所為遽使召之徵進十策以干密密雖奇之而  
不能用

陳叔達高祖建議為丞相主簿禪代文誥多叔達所  
為尋拜黃門侍郎

房玄齡為秦府記室參軍時戎軒歲警羽檄交馳出



入十年嘗典管記每軍書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  
初無藁草

薛收爲天策府記室叅軍太宗初授天策上將尚書  
令命收與虞世南並作第一議表竟用收者太宗曾  
侍高祖遊後園池中獲一白魚命收爲獻表收援筆  
立疏不復停思時人推其二表贍而速  
薛元敬有文學爲從父收之亞武德初爲天策府叅  
軍事署學士與許敬宗俱以本官直記室  
張昌齡爲崑山道行軍記室破盧明月平龜茲軍書  
露布皆昌齡之文也

帝承慶爲雍王府叅軍府中文翰皆出于承慶詞藻  
之美擅于一時又嘗扈從九成宮爲山詩十首文理  
清暢屬和者數百  
令狐楚爲太原掌書記時節度使鄭儼在鎮暴卒不  
及指擣後事軍中諠譁將欲有變中夜忽數十騎持  
刃迫楚至軍門諸將逼之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  
搦管立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由是名聲益重  
李商隱爲令狐楚天平宣武巡官商隱能爲古文不  
喜偶對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爲今體  
章奏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善爲誅奠之詞與太



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特號三才商隱後為河陽王茂元掌書記

桂州鄭亞東蜀柳仲郢判官有表狀集四十卷

劉三復長於章奏李德裕始鎮浙西迄於淮甸皆參

佐賓筵軍政之餘與之吟咏終日

李巨川為王重榮河中掌書記時僖宗在蜀賊據京

師重榮糾合諸藩協力殄冠軍書奏請堆案盈几巨

川文思敏速翰動如飛傳之藩鄰無不聳動後為韓

建華州掌書記時昭宗駐蹕于華建以一州之力供

億萬乘慮其不濟遣巨川傳檄天下請助傳餉同輔

王室四方書檄時報輻輳巨川灑翰陳敘文理俱愜

昭宗深重之

梁李珣為太祖掌書記滄州節度使劉守文拒命太

祖引兵十餘萬圍之久而未下乃召珣草檄班師即

就外次筆不停綴登時而成大為太祖嗟賞

後唐李襲吉為武皇河東節度副使好學有筆述雖

軍前馬上手不釋卷凡太原自中和末所發牋奏軍

書皆襲吉所為也昭宗重其文章因入奏授諫議大

夫使上事北省以榮之上事竟遣歸太原復其戎職

馬郁幽州人少警悟有俊才多智數言辨縱橫下筆



成文乾寧末爲幽州府刀筆小吏時節帥李威爲王  
鎔所殺鎔書報其弟儔云威謀危軍府裏甲竊發與  
三軍接戰而反儔遣使于鎔問謀亂本末幕客爲書  
多不知旨郁時直記室卽起草爲之條列事狀云可  
疑者十詞理俊贍以此知名因得署幕職後在莊宗  
幕府自李襲吉卒後每有四方會盟書檄多命郁爲  
之答吳蜀書與王檀檄皆郁文也  
盧汝弼初仕唐爲祠部郎中知制誥天祐三年歸于  
武皇代李襲吉爲副使軍國政務委其叅决汝弼美  
書翰文彩綺麗人士稱之

司空頰初爲羅紹威魏州掌書記後爲揚師厚招討  
判官師厚卒賀德倫初至三軍亂張彥召德倫判官  
王正言令草奏正言本非文士又爲亂兵所迫汗流  
浹背秉筆不能措一詞張彥怒排之搦下曰鈍漢笑  
我叱書吏曰誰能爲吾草奏者吏曰司空郎中羅令  
公幕客有俊才卽馳騎召之頰已被剽奪敝衣而至  
長揖彥卽操筆於白刃間神氣自若筆不停輟連草  
數奏張彥讀至軍府無非甚切朝廷却以爲明必若  
四向取謀但恐六州俱失彥甚怪其意即日與之僕  
馬乃令德倫請爲判官



李愚同光末自翰林學士為魏王繼岌伐蜀都統判官是時幕府軍書羽檄皆出其手蜀平就拜中書舍人

周張沆後唐明宗朝擢進士第秦王從榮為河南尹表沆為巡官王童年踈率動不由禮每賓僚大集手自出題令面賦詩小不如意則壞裂抵棄沆初通刺屬合座客各為南湖廳記謂沆曰聞生名請為此文沆不獲已措翰及群士記成獨取沆所為勒之于石繇是署職

王仁裕初仕後唐為王思同西京留守判官及思同敗績廢帝素聞其名召令隨駕入雒汭路書詔皆出仁裕之手

册府元龜

幕府部

卷之七十一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幕府部

四

公正 洪貴清廉

公正

夫率性蹈道中立不倚毅然其色確乎其志其行已也強禦不畏其事上也詭隨靡縱斯烈士之所守也漢氏之後選辟尤盛故戎府之賓佐州郡之從事濟



濟乎其多賢才焉乃有涖職剛果遇事忼慨臨難不苟當官而行靡念媮合未嘗曲意杜塞請託之徑勸激忠義之節持論守正造次由禮脅逼而無撓危險而靡憚乃至言之不用志之不伸投傳而去累足而逝者盖有之矣斯皆含忠履潔立誠秉操守死而不貳者也顧豈肯枉道而事人希世而取容者哉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盖古之益友者歟

漢尹翁歸為河東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

後漢樊準字幼陵南陽人為州從事一云為臨職介

正不發私書郡功曹

衛羽為兗州從事時中嘗侍單超兄子康為濟陰太守負其勢大為貪放刺史第五種欲劾之聞羽素抗厲乃召羽謂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城門收康賓客親吏四十餘人七日中糾發其贓五六千萬種即舉奏一州震慄揚倫為大將軍梁商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嘗山王傅



吳祐爲大將軍梁冀長史及冀誣奏大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爲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于卿手李公卽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爲河間相

楊仁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初仕郡舉孝廉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以諫爭不合授傳而去

何敞辟大尉宋由府時齊殤王子都鄉侯暢奔吊國

憂上書未報侍中竇憲遂令人刺殺暢于城門屯衛之中而至名不立敞又說由曰劉暢宗室肺腑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蹤迹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肱股職典賊曹故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以爲故事三公不與賊盜昔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今二府執事不深惟大義或於所聞公縱姦慝莫以爲咎惟明公運獨見之明昭然勿疑敞不勝所見請獨奏案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於是推舉



具得事實京師稱其正

朱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齊陰太守單康賊罪并連單兄中嘗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康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鷄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胡騰字子升桂陽人桓帝巡狩南陽以騰為護駕從事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即為京師臣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南陽屬荊州故請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都官從事主維陽百官朝會與三府掾同也自是肅然莫敢妄有所干

騰以此顯名

蓋勳為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于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鸞欲其驚鷙而烹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于得免而諫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非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

王允太原人為郡吏郡人有賂佛者少為名行而太



守王球召以補吏允犯顏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  
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為別駕從事

劉惠為冀州治中董卓廢少帝表紹奔冀州紹舉兵  
刺史韓馥乃謀於眾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惠勃然

曰典兵為國安問袁董

孔融辟司徒揚賜府時隱覆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

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

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

韓嵩北海人避難南方劉表逼以為別駕轉從事中

郎表郊祀天地嵩正諫不從漸見違忤

魏牽招字子經冀州牧袁紹辟為督軍從事兼領烏

丸突騎紹舍人犯令招先斬乃白紹奇其意而不見

罪也

徐奕為太祖東曹屬丁儀等見寵於時並害之而奕

終不為動

或謂奕曰夫以史魚之直孰與遽伯玉之  
智丁儀方貴重宜思所以下之奕曰以公

明聖儀豈得久行其偽乎且姦以事  
君者吾所能禦也子寧以他規我

國淵辟太祖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嘗直言正色

退無私焉

袁渙避地江淮間為袁術所命術每有所咨訪渙嘗

正議術不能抗然敬之不敢不禮也



崔琰初爲袁紹所辟後太祖領冀州牧又辟琰爲別駕從事太祖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異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按計甲兵唯此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於時賓客皆伏失色

郗原爲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

賈逵爲文帝丞相主簿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逵斬之乃整

高堂隆泰山人太守薛悌命爲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劍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趨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

蜀費詩爲部永昌從事初漢陽縣隴人李鴻來詣諸葛亮時蔣琬與詩在坐鴻謂亮曰孟達委仰明公無復巴巴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耶亮默然不答

吳劉繇東萊牟平人漢末州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



侍子貪穢不修繇奏免之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漢末荊州牧劉表辟爲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賊穢不修濬按殺之一郡震靖晉劉毅字仲雄魏平陽太守杜恕請爲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爲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魏末辟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彈河南尹司吏不許曰躩虎之犬鼯鼠蹈其背毅曰旣能躩虎又能殺鼠何損于犬按傳而去

盧欽字子若初仕魏大將軍曹爽辟爲掾爽弟嘗有所屬請欽白爽子弟不宜干犯法度爽深納之而罰其弟

程衛爲劉毅都官從事毅奏中護軍羊琇犯憲應死武帝與琇有舊乃遣齊王攸喻毅許之衛正色以爲不可徑自馳車入護軍營收琇屬吏考問陰私先奏琇所犯狼藉然後言於毅由是名振遐邇百官厲行傳咸爲司徒左長史在位多所執正豫州大中正夏侯俊上言魯國小中正司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尚書郎曹馥伐毓旬日復上毓爲中正司徒三却俊故據正咸以俊與奪惟意乃奏免俊大中正司徒魏舒俊之姻屬屢却不署咸據正甚苦舒終不



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詔轉咸爲車騎司馬  
王濬弘農人州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望風  
自引而去

王銓爲梁王彤大將軍參軍彤嘗大會謂銓曰我從  
兄爲尚書令不能啖大臠大臠故難銓曰公在此獨  
嚼尚難矣彤曰長史大臠爲誰曰盧播是也彤曰是  
家吏隱之耳銓曰天下咸是家吏使恐王法不可復  
行彤又曰我在長安作何等不善因指單衣補幘以  
爲清銓答曰朝野望公舉薦賢才使不仁者遠而位  
居公輔單衣補幘以此爲清無足稱也彤有慙色

羊亮爲大傅楊駿參軍時京兆多盜竊駿欲更重其  
法盜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一母失  
布以爲盜由令尹公若無欲盜宜自止何重法爲駿  
慙而止

于敦字仲仁爲東海王越主簿王彌逼維敦及胡毋  
輔之勸越擊王彌而王衍潘滔共執不聽敦庭爭苦  
至衆咸壯之

諫頽字延思陳國苦人州辟部從事劾按沛王韜獄  
未竟會解結代楊準爲刺史韜因河間王顥屬結結  
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



邪時頽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竝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謬結曰衆人之言不可妄聽宜依法窮竟

陶侃爲廬江郡主簿會州部從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閉門部勒諸吏謂從事曰若鄙郡有違自當明憲直緝不宜相逼若不以禮吾能禦之從事卽退

何充爲大將軍王敦主簿敦兄舍時爲廬江郡貪汙狼藉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克正色曰克卽廬江人所聞異于此敦默然傍

人皆爲之不安克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遷東海王

文學

宋劉敬宣晉末爲會稽王元顯驃騎從事中郎元顯嬌淫縱肆群下化之敬宣每預燕會未嘗飲酒調戲之來無所酬答元顯甚不悅

吉翰字休文爲長沙王道隣驃騎中兵叅軍從事中郎爲將佐十餘年清謹剛正甚爲高祖所知賞劉湛爲廬陵王義貞車騎長史義貞居高祖憂僂帳下備膳湛禁之義貞乃使左右人索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厨帳會湛入因命臠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



當今不宜有此設義貞曰且甚寒一盃酒亦何傷長  
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既至湛因起去曰旣不能  
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  
沈演之爲彭城王義康別駕從事史領本郡中正深  
爲義康所待故在府州前後十餘年後劉湛劉威等  
結黨欲排廢尙書僕射段景仁演之雅付正義與湛  
等不同湛因此讒之於義康嘗因論事不會義康立  
義康變色曰自今後我不復相信演之與景仁素善  
盡心於朝廷太祖甚嘉之

袁淑爲彭城王義康軍司時祭酒劉湛淑從母兄也

欲其附已而淑不以爲意由是大相乖失以久疾免  
官

張暢爲南譙王義宣長史及義宣有異圖蔡超等以  
暢人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  
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荀僧寶下郡因顏竣陳  
義宣釁狀僧寶載私偵止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  
津路斷絕遂不得前義宣將爲逆使嬖人翟靈寶告  
暢暢陳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還白義宣云暢  
必不可廻請殺以徇衆賴丞相司馬竺超民得免進  
號無軍別立軍部以收人望暢雖署文檄飲酒嘗醉



不省其事

阮韶為兖州別駕時刺史江夏王義恭起逆求其資  
 費錢韶曰此朝廷物執不與  
 南齊劉璉建元初為武陵王曄冠軍征虜叅軍曄與  
 寮佐飲自割鵝炙璉曰應刃落俎膳夫之事殿下親  
 執鸞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  
 蕭暢為始安王遙光諮議叅軍遙光初起兵問暢暢  
 正色拒折不從乃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出濟  
 淮還臺

梁孫謙仕宋為征北司馬府王建平王將稱兵患謙

疆直託事遣使京師然後作亂及建平誅遷左軍叅  
 軍

夏侯詳為齊明帝豫州別駕及帝輔政招令出都將  
 大用之每引詳及鄉人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寐畧  
 不酬帝問叔業叔業告詳詳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  
 由此微有竹出為征虜長史義陽太守  
 庾華仕齊為荊州別駕初梁州人益州刺史鄧元起  
 功勳甚著名地卑瑣願名挂士流時始興忠武王憺  
 為州將元起位已高謂挂籍不先州官則不為鄉里  
 所悉元起上籍出身州從事憺命華用之華不從憺



大怒責之曰元起已經我府卿何爲苟惜從事華曰府是尊府州是華州宜湏品藻愴不能折遂止

庾喬華子也爲荊州別駕時元帝爲荊州刺史而州人范興話以寒賤仕加九流選爲州主簿又皇太子令及之故元帝勸喬聽興話到職及屬元日府州朝賀喬不肯受列曰庾喬忝爲端右不能與小人范興話同處興話羞慙還鄉憤卒世以喬爲不墜家風沈瑀爲尋陽大守仍爲信威蕭穎達長史太守如故瑀性崛疆每忤穎達穎達銜之天監八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穎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邪瑀出謂

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是日於路爲人所殺多以穎達害焉子續累訟之遇穎達亦尋卒由是遂不窮竟

後魏公孫同慶篤厚廉慎爲李崇驃騎府外兵參軍隨崇北征有方直之稱

楊固爲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法曹行參軍昶嚴暴治軍甚急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志意開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

費穆字郎興爲涇州平西府長史時刺史皇甫集



太后之元舅恃外戚之親多爲非法穆正色規諫集亦憚之轉安定太守仍爲長史

辛少雍爲高陽王雍田曹參軍少雍性清正不憚疆禦積年久訟造次決之請託路絕時稱堅明

辛雄爲清河王懌司徒左曹參軍竝當煩劇爭訟填委雄用心平直加以開明政事經其斷割莫不悅服懌重之每謂人口必也無訟乎辛雄有焉凶是名顯懌遷大尉又爲記室參軍

鹿念爲貴州彭城王劭府司馬廣川人劉鈞清河人房湏反劭遣念監州軍討之戰於商山頗有所捷將

統皆劭左右擅增首級妄請賞帛念面執不與劭勃從念勃然作色曰竭志立言爲王爲國豈念家事不辭而出劭追而謝焉竊勲者放言噂嗜欲加私害念聞而笑之不以介意

羊敦爲梁州別駕公平正直見有非法敦終不判署于烈爲司空長史大傳錄尚書北海王詳親尊權重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後因公事烈于詳前謂遇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所湏財用自應關旨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既不寧詳亦慙謝



北齊盧勇爲高祖丞相主簿屬山西霜儉運山東租輸皆令載實遠者治罪令勇典其事卿郡公主虛僂千餘車勇繩劾之公主訴于高祖而勇守法不屈高祖謂郭秀曰盧勇慄慄有不可犯之色真公人也方當委之大事豈直納租而已

杜弼爲大行臺郎中相府法曹辛子炎議事云須取署子炎讀署爲樹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諱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子炎因蒙釋宥世子在京聞之語揚惜曰王左右賴有此人方正蒞天下皆蒙其利豈獨吾家也

李繪天保初除司徒右長史繪質性方重未嘗趨事權門以此久而沉屈

隋李雄爲鴻臚卿開皇中晉王出鎮并州高祖以雄爲河北行臺兵部尚書雄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之色王甚敬憚吏民稱焉

王韶爲晉王并州行臺右僕射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詔詢不敢違於法度

元巖爲兵部尚書封平昌郡公蜀王秀鎮益州以巖爲總管長史王性好奢侈嘗欲取僚口以爲闈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和爲藥巖皆不奉教排闥切諫王



輒謝而止憚巖爲人每修法度蜀中獄訟巖所裁斷莫不悅服其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何怨焉帝甚嘉之賞賜優給  
房彥謙年十八屬齊廣寧王孝衍爲齊州刺史辟爲主簿時禁網踈濶州郡之職尤多縱弛及彥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莫不敬憚

唐杜景佺爲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除益州司馬除書未到欲卽視事又鞭笞僚吏特以威勝景佺謂曰公雖受命爲此州司馬而州司莫受命也何藉數日之祿而不待九重之旨卽欲視事不亦

急耶益怒景佺又曰今公持咫尺之制真僞未知卽欲攬一州之權誰敢相保揚州之禍非此類邪遂叱左右各罷散房慙赧而止俄有制除嗣業荊州司馬竟不得視事人吏爲之語曰錄事意與天通益州司馬折威風景佺由是稍知名

常倫天寶未爲劍南節度行軍司馬時中官及禁軍人相次到蜀多所侵暴號爲難理倫清儉率身以化之蜀川咸賴其理竟遭中官毀譖貶衡州司戶  
穆寧上元二年爲殿中侍御史佐鹽鐵轉運使副元帥李光弼以餉運不繼或惡寧者誣譖於光弼且言



將殺寧以脅之寧直抵徐州見光弼喻以義理不爲  
撓折光弼深敬之寧得行職

崔祐甫爲永平軍行軍司馬尋知本軍京師留後性  
剛直無所容受過事不回

高郢爲朔方節度郭子儀掌書記儀嘗怒從事張曇  
奏殺之郢極言爭救遂忤其意奏貶倚氏丞

王宗爲壽州團練副使貞元十五年壽州刺史楊承  
恩老耄多病其政事委於男澄及判官卿侃孔目官  
林辰等至是疾甚侃等乃與將校等謀以澄爲刺史  
宗知之密與大將軍田瑒等議曰楊大夫暫疾病當

卽痊平脫有不諱卽朝廷自除刺史豈可便令楊澄  
知事也遂囚繫澄侃等驛騎以聞故授宗權知壽州  
刺史事辰侃等得罪尋加宗御史中丞

李藩爲東都留守杜亞從事維中盜發有許平人令  
狐運者亞信之拷掠竟罪藩知其寃爭之不從辭出  
後獲真盜宋瞿曇藩益知名

薛戎少有學術不求聞達居陽羨山辟江西從事府  
罷歸山柳冕爲福建觀察表戎爲從事會泉州闕刺  
史冕署戎權領州事是時姚南仲節制鄭滑從事馬  
摠以其直道爲監軍使誣奏貶泉州別駕冕附會權



勢將繼成揔罪使戎案問曲成之戎以揔無辜不從  
冕意別白其狀戎還自泉州冕盛氣據衙令引戎入  
戎叱引者曰安有觀察使據衙而見賓客哉遂歷東  
廂從容而入冕度勢未可屈徐起以見一揖而退又  
構其罪具以狀聞置戎于佛寺環以武夫恣其侵辱  
如是累月誘令成揔之罪戎操心如一竟不動搖杜  
佑鎮淮南知戎之寃乃止其表發書諭之戎難方解  
遂辭職寓居於江湖間

賈直言生河朔間始以孝聞鄉里得齒士類後爲李  
師道賓佐頗以逆順之理規正之師道前後將加危  
害若數四及師道就戮劉悟於禁錮之所引爲上介  
移鎮東郡上黨皆在府幕悟有織毫之失未嘗緘言  
於是正直之譽頗洽群聽朝廷以謀議大夫徵之詔  
下之時無不稱當

韓愈貞元中叅故相董晉汴州幕府後爲張建封徐  
州從事言多率直無所畏避

孔戡元和初爲昭義軍節度盧從史從事從史狂恣  
不道戡以言直不從引去及從史敗時已死贈司勳  
員外郎

後唐譚善達爲寧江軍節度使西方鄴判官鄴爲政



貪虐善達每箴其失鄴忿形於色令左右告善達受人金下獄拷掠善達亦剛詞多不遜遂殺於獄中無幾寢疾時見善達入其戶俄卒於治所

劉贊明宗朝爲刑部侍郎時秦王爲元帥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與贊辯曲之舊以秦王盛年自咨湏朝中選端士納誨與其稟畏乃薦贊明宗授秘書監兼秦王傳贊性雍和與物無忤居官畏慎人若以私故干之雖權豪不能移其操及在秦府因事或發正論王側目怒視殊無下賢之色或與諸僚侯於屏屏有竟日不召而不得食而指闕之謀故不預聞

及秦府得罪或傳旨安慰言止於朝降而贊已被麻衣驢乘在門聞其安慰曰此存撫之情也豈有國君之嗣一旦舉室塗地而叅佐朝降免死幸也俄而臺吏示勅長流卽時詣貶所在嵐州踰年放歸田里晉符蒙倅嘗山戎事安重榮在鎮所爲不法家多否之爲左右所間幾罹其禍

清廉

夫委之債財不虧其義儒者之行也約失者鮮儉則固先民之訓也由漢而下盛幕府之選士之負氣節懷智術者多歸焉故有敦尚名檢砥礪廉隅內懷耿



介無所遷染以至奉身居家儉而有度輕財辭賂舉無矯飾受賜不思於苟得安貧未聞於改樂自非道義中積志尚絕俗又惡能確然秉操言不噴獲者哉漢趙廣漢涿郡蠡吾人少爲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爲名

後漢王良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噐

聞人襲爲郡督郵行則負擔卧則無被連麕皮以自覆不受人之費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初爲郡功曹嘗濟人死罪

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不受金主伺義不在密投金於承塵上後葺理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所復還義乃以付縣曹

范丹辟公府步行無被囊自隨

蓋勲爲漢陽長史中平初黃巾賊起故武威大守黃儁被徵失期刺史梁鵠欲奏誅儁勲爲言得免儁以黃金二十斤謝勲謂儁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爲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受

魏王修爲袁譚別駕袁氏政寬在職勢者多蓄聚太祖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債以萬數及破南皮闕



修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辟爲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

晉薛廉爲元帝丞相長史甚勤王事以上佐祿優每自約損取周而已

南齊王延之仕宋爲司徒建安王休仁左長史加寧朔將軍延之清貧居宇穿漏褚淵往候之見其如此具啓明帝帝卽勅材官爲起三閭齋室

梁范岫仕齊爲蔡興宗荆州主簿興宗將卒以岫貧乏遺旨賜錢二十萬岫辭拒之

庾黔婁爲鄧元起益州長史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爲高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蕭介爲武陵王楊州長史在職清白爲朝廷所稱蕭洽爲南徐州中從事近畿重鎮職吏數千人前後居者皆致巨富洽清身率職饋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饑寒

江革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旁無姬侍家徒壁立



世以此高之  
 後魏高允神嘉三年大武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鄴以允為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多不決乃表允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獲賞劉懋為大尉司馬家甚清貧亡之日家徒四壁而已太傅清河王懌及當時才雋莫不痛惜之張普惠為任城王澄參軍及澄轉揚州普惠又為開府主簿歷佐二藩甚有聲譽旋京之日裝束藍綬澄資絹二十疋以克行資

鹿念為真定公元子直國中尉子直出鎮梁州念隨之州州有兵糧和糴者靡不潤屋念不取子直驅之終不從命  
 平嘗為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嘗不足妻子不免饑寒  
 溫子昇為廣陽王東北道行臺郎中高車破走珍寶盈蒲子昇取絹四十疋  
 北齊張耀為中軍大都督韓軌府長史及軌除瀛冀二州長史又以耀為軌諮議參軍後為御史所劾州府僚佐及軌左右以贓罪挂網者百有餘人唯耀以



清白獨免徵為丞相府倉曹

後周裴文舉為齊王憲府司錄憲出鎮劔南復以文舉為益州摠管府中郎蜀土沃饒商販百倍或有勸文舉以利者文舉答之曰利人為貴莫若身安身安則道隆非偵之謂是以不為非惡財也憲矜其貧窶每欲資給之文舉常自謙遜辭多受少

隋趙軌開皇初為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隣有桑其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謂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為誠在州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郟陽公梁子恭上狀文帝賜以米帛

甚優令入朝父老

谷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

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盃酒相送公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飲之

韋師平陳之役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豪無犯稱為清白

陳孝意大業中為鴈門郡丞時政刑日紊長吏多贓污孝意清節彌厲

敬肅大業末為潁川郡丞去官之日家無餘財

唐崔義玄清河人大業末說賊帥黃君漢歸國拜懷州總管府司馬王世克遣將高毗畧河內義玄擊敗



之君漢將分所獲金帛義玄拒而不受  
杜暹爲婺州參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三萬餘張以  
贈之暹唯受一百餘悉還之時州僚別者見而歎曰  
昔清吏受一文錢復何異也

常倫天寶末爲劍南節度行軍司馬時中官及禁軍  
相次到蜀多所侵暴號爲難理倫清儉率身以化之  
蜀川咸賴其理

晉李遐天福初爲西京留守判官兼監西京左藏庫  
會張從賓作亂使人輦取十帛以賞羣逆遐曰不奉  
詔書安敢承命遂爲其下所害

漢王松晉高祖鎮太原時松爲節度判官晉祖令監  
祭廩以清苦見重

周馮道初爲河東節度掌書記所得廩賜不置別庖  
皆與從者共之

冊府元龜

幕府部

卷之七十九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幕府部

五

謀畫

仲尼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蓋夫揣摩成敗之理裁量  
用捨之要終以寡過而有成功者為難矣漢氏而下  
公卿牧伯多所聘署故其從事掾佐頗有卓犖奇偉  
之士至或參議正典經綸戎務中央機制勝料敵應變

冊府元龜

幕府部

卷之七十一



慮必周物舉無遺策斯固心術明悟出於中智之上  
識理深粹預乎天下之精者已乃有失於聽納終貽  
悔吝事機既往追咎奚及盖俊哲之忠謀賢達之嘉  
論不可以不察也

漢杜欽字子夏大將軍王鳳輔政奏欽為其軍武庫  
令會西南夷夜郎王等相攻漢遣大中大夫張康解  
和不從命欽說鳳曰大中大夫康使和解蠻夷王侯  
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見  
恐議者選更復守和解選更情不  
前之意也太守察動靜有變  
通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一時三月也言空  
廢一時不早發兵王侯得

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  
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藏温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  
將賁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亡所施屯田攻  
守之費不可勝量且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  
陰勅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  
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執者即以  
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主不以勞中國不毛言不  
生草木  
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  
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也墮毀  
也亦且因其萌芽早斷絕之  
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鳳納其說後為議



郎以病免徵詣大將軍幕府欽見鳳專政秦重戒之  
 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  
 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  
 昭王之舅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旦慕偃伏之愛  
言昭王幼少旦夕偃伏 心不介然有間然范雎起徒  
 戲弄於舅之旁側也  
 步繇異國無雅信 雅信謂素 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  
 封 范雎為丞相 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 武安侯謂用  
穰侯就國 考工地益宅 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  
帝怒乃退也 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  
 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聞其說頃之復日蝕京兆

尹正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過且廢勿  
 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  
 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其哀太后涕  
 泣為不食帝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復起鳳就位鳳  
 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  
 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已自責至誠動  
 衆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潔  
 其去就之節者耳 無屬無親屬於上也分等 非主上  
或作介介隔其義兩通 所以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  
 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



臣無親於宣就封于齊詩言仲山甫徂齊者言御命往治齊城郭也而韓詩以為封於齊故欲引之猶嘆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况將軍

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莫若將軍言衆人之意皆不加也主上昭然知之故攀援不

遣援引也書稱公母困我此周書洛誥成王告周公詞也言公必須留此毋得遂去而令我困蓋成帝與鳳詔書引此言之唯將軍不為四國流言自疑於

成王以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章既死衆庶寬之以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為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

章內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况於

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爭引謂引事類以諫爭也一日下有諫爭之言上引

而納之也欽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

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

後漢馮衍初為王莽更始將軍廉丹掾丹討伐山東與衍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與衍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與衍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與衍俱至定陶



賁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順而  
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  
有功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  
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  
復位見美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  
詭於衆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故易曰窮則變變  
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若夫知其不  
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  
時智者不爲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張良以  
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勇冠乎賁育名高乎

泰山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  
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  
况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爲將軍計莫若  
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厲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  
納雄傑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士之心待從橫之變  
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  
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耻  
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明  
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及睢陽復說丹曰  
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况其昭哲者乎



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賡於人故信齋肅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重至今勿再計毋不聽遂進及無鹽與赤眉戰死衿及下命河東

衛羽爲兖州刺史第五種從事是時太山賊叔孫無忌等暴橫一境州郡不能討羽說種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而太山險阻寇猾不制今雖有精兵難以赴敵羽請往譬降之種敬諾羽乃往備說禍福無忌即帥其黨與三千餘人降

韓嵩爲劉表從事中郎劉先爲別駕時曹操與袁紹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於表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操欲保江漢間觀天下變嵩先說表曰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將擇所從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故爲將軍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曹



公曹公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大將蒯越亦勸表表狐疑乃遣嵩詣曹操以觀虛實嵩還深陳操威德說表遣子入質表疑嵩反爲太祖說大怒欲殺嵩考寃隨嵩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

魏荀彧爲太祖奮武將軍司馬太祖領兖州牧任彧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兖州潛迎呂布彧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至誅叛者乃定時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彧彧將往惇等曰何知貢不與呂布同謀而輕欲見之君一

州鎮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太祖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太祖軍乘氏大饑人相食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



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  
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  
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  
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  
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  
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滂可全其餘非已  
之有是無兖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  
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  
親相爲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  
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

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  
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  
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  
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  
慮之太祖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  
走兖州遂平建安元年太祖擊破黃巾漢獻帝自河  
東還雒陽太祖議奉迎都許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  
奉新將天子到雒陽比連張楊未可卒制或勸太祖  
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高祖東伐爲義  
帝編素而天下歸心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



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正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恩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乘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爲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遂至雒陽奉迎天子都許

毛玠爲太祖治中從事語太祖曰今天下分壞國王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衆疆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身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太祖敬納其言轉幕府功曹劉曄爲太祖司空主簿從征張魯旣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爲有無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克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馳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比破



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懾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太祖不從大軍遂還後蜀降人言蜀中一日數十驚雖斬之不能安也太祖延問曰今尚可擊否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賈詡參太祖司空軍事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詡

諫曰明公昔破袁紹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饑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不可勞衆而泣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司馬朗為太祖丞相主簿朗以為天下分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策為長又以為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



高柔爲太祖倉曹屬時太祖欲遣鍾繇等討張魯柔諫以爲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超謂爲已而舉將相扇動作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果反

曹純以議郎叅太祖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表譚出戰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懸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

陳群穎川人蜀先主臨豫州辟爲別駕時陶謙病死

徐州迎先主先主欲往群說先主曰表術尚疆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先主遂東與表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豫州軍先主恨不用群言

趙浮爲韓馥冀州都督從事浮與程璜將疆弩萬張屯河陽浮等聞馥欲以冀州與袁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嘗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



之間土分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闢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出居趙忠欲舍遣子齋冀州印綬於黎陽與紹

董昭字公仁爲表紹叅軍事紹逆公孫瓚於介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疆皆欲屬瓚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御不能消衆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義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爲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僞作紹檄告郡云得賦羅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廉孫伉等爲應檄

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弗坐昭案檄告令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善之

程昱東郡人太祖辟昱表爲東平相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數不利蝗蟲起乃各引去於是袁紹使人說太祖連和太祖亦欲遣家居鄴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時程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昔田橫齊之世族兄弟三人更王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衆與諸侯並南面稱孤旣而高祖得天下而橫顧爲降



虜當此之時橫豈可爲心哉太祖曰然此誠丈夫之至辱也昱曰昱愚不識大旨以爲將軍之志不如田橫田橫齊一壯士耳猶羞爲高祖臣今聞將軍欲遣家往鄴將北面事袁紹夫以將軍之聰明神武而反不羞爲袁紹之下竊爲將軍耻之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知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爲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二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

郭嘉爲太祖司空軍祭酒太祖將討袁紹嘉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太祖討呂布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破氣衰力盡內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勝攻之此成禽也太祖曰善急攻之遂禽布太祖欲速征劉備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而退失所據太祖疑以問嘉嘉勸太祖曰紹性遲而多



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太祖曰善遂東征備備敗奔紹紹果不出後嘉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鬪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譚爲尚軍所敗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封嘉清陽亭侯

河北既平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漸臣事

之以爲省事掾屬皆嘉之謀也

太祖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太祖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然卒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爲備



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  
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大破  
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遼東

沮授爲袁紹從事太祖征紹還官渡紹進保陽武授  
曰北兵數衆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而貨財不及  
北南利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搏宜持久曠以日月紹  
不從

李孚爲袁尚冀州主簿後尚與其兄譚爭鬪尚出軍  
詣平原留別駕審配守鄴城孚隨尚行會太祖圍鄴  
尚還欲救鄴行未到尚疑鄴中守備少復欲令配知

外動止與孚議所遣孚答尚言今使小人往恐不足  
以知外內且恐不能自達孚請自往尚問孚當何所  
得孚曰聞鄴圍甚堅多人則覺以爲直當將三騎足  
矣尚從其計孚自選溫信者三人不語所之皆勅使  
其脯糧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辭尚來南所在止  
亭傳及到梁淇使從者研問事棧三十枚繫著馬邊  
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鄴下是時大將軍雖有  
禁令而芻牧者多故孚因此夜到以一鼓中自稱都  
督歷北圍循表而東從東圍表又循圍而南步步呵  
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太祖營前徑南過



從南圍角西折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得出孚事訖欲得還而顧外圍必急不可復冒謂已使命當速反乃陰心計請配曰今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爲也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其計乃復夜簡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竝出降又使人持火孚乃無何將本所從作降人服隨輦夜去時守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光照耀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遂從西角突圍得去其

明太祖聞孚已得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也孚北見尚尚甚歡喜會尚不能救鄴破走至中山而表譚又追擊尚尚走孚與尚相失遂詣譚復爲譚主簿

郭淮爲征西將軍夏侯淵司馬淵與蜀戰淮時有疾不出淵遇害軍中擾擾淮收散卒推盪寇將軍張郃爲軍主諸營乃定其明日蜀先主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備便乘勝欲依水爲陣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爲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旣陣蜀先主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郃節復以淮爲



司馬

趙儼爲扶風太守時蜀將關羽圍征南將軍曹仁於樊儼以議郎叅仁軍事南行與平寇將軍徐晃俱前旣到羽圍仁遂堅餘救兵未到是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呵責是促救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弊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偏圍遣諜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尚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爲諸軍當之諸將皆喜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北軍亦至并勢大

戰羽軍旣退舟船猶據污水襄陽隔絕不通而孫權襲取羽輜重羽聞之卽走南還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必可追禽也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制其後顧羽遂救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救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逆更宜存之以爲權害若審入追北權則改慮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爲深慮仁乃解嚴太祖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勅仁如儼所策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爲州別駕建安中吳大帝率衆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喜



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濟乃密白  
刺史爲僞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  
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爲賊  
所得大帝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後爲太祖丞相  
主簿時關羽圍樊襄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  
都司馬宣王及濟說太祖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  
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  
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  
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卽引兵西  
襲公安江陵羽遂見擒

魏嘗林爲文帝五官功曹時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反  
幽冀扇動文帝欲親討之林曰昔秦傳陵又在幽州  
賊之形勢可料度也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  
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智小謀大不能爲害方今  
大軍在遠外疆敵將軍爲天下之鎮也輕動遠舉雖  
克不武文帝徒之遣將往伐應時克滅  
蜀殷觀爲先主荆州主簿吳大帝遣使云欲共取蜀  
或以爲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爲已  
有觀進曰若爲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爲吳所乘卽  
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



以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吳果輟計遷觀爲別駕從事龐統爲先主軍師中郎將說先主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疆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俱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足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

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遂行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息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旣還成都先主嘗爲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旣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疆兵據守關頭間數有戩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裴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旣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



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卽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

楊洪字季休爲益州治中從事時先主征吳不克還往永安漢嘉太守黃元素爲丞相諸葛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卽啓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留鄭綽討元衆議以爲元若不能困成都當繇越雋據南中洪曰元素性鹵暴無他恩信何

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與王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勅留綽但於南安峽口遮卽便得矣留綽承洪言果生獲元

馬謖爲諸葛亮丞相參軍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旣非仁者之情又且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



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反

吳張紘初爲大帝長史從征合肥城久不拔紘進計曰古之圍城開一面以疑衆心今圍之甚密攻之又急誠懼并命戮力死戰之寇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以觀其變議者不同會救騎至數至圍下馳騁挑戰

晉何憚爲楊州別駕刺史周浚隨王渾伐吳與中軍大戰俘馘萬計進軍屯于橫江時聞龍驤將軍王濬旣破上方憚說浚曰張悌率精銳之卒悉吳國之衆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今王龍驤旣破武昌

兵威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尅土分之勢見矣竊謂宜速度江直指建業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可不戰而擒浚善其謀便使白渾憚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慎已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吳軍不使輕動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憚曰龍驤尅萬里之寇以旣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握兵之要可則奪之所謂受命不受辭也今渡江必全尅獲將有何慮若疑於不濟不可謂智知而不行不可謂



忠實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執不聽居無何而瀆  
至渾召之不來乃直指三山孫皓遂降於瀆渾深恨  
之  
任明爲益州刺史羅尙從事時流人李特寇成都尙  
據大城自守李流進屯江西尙懼遣使求和是時蜀  
人懼竝結村堡請命于特特遣人安撫之明說尙曰  
特旣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衆在諸村堡驕怠無  
備是天亡之也可告諸村密尅期日內外擊之破之  
必矣尙從之明先僞降特特問城中虛實明日米穀  
已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許之明潛說諸村

悉聽命還報尙尙許如期出軍諸村亦許一時赴會  
二年惠帝遣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救尙阜已  
敗德陽特遣蕩督李璜助任臧阜尙遣大衆奄襲特  
營連戰三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卒引趣新  
繁尙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尙出大軍逆  
戰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雒陽  
陳珣爲涼州牧張茂叅軍劉曜遣將攻韓璞於冀城  
茂出次石頭謂珣曰劉曜以乘勝之聲握三秦之銳  
繕兵積年士卒習戰若以精騎奄尅南安席卷河外  
長驅而至者計將何出珣曰曜雖乘威怙衆恩德未



結於下又其闕東離貳內患未除精卒寡少多是氏  
羗烏合之衆終不能近舍關東之難增隴上之戍曠  
日持久與我爭衡也若一旬不退者玆請爲明公率  
弊卒數千以擒之茂大悅以玆爲平虜護軍率卒騎  
一千八百救韓璞曜陰欲引歸聲言要先取隴西然  
後廻滅桑瑩玆暮發氏羗之衆擊曜走之克復南安  
茂深嘉之拜折衝將軍

趙誘字元孫州辟主簿值刺史郗隆被齊王冏檄使  
起兵討趙王倫隆欲承檄舉義而諸子姪並在雒陽  
欲坐觀成敗恐爲冏所討進退有疑會群吏計議誘

說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病今義兵颺起其敗必矣  
今爲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不  
然且可留後遣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若遣小軍  
隨形助勝下策也隆不從遂被攻死  
盧志字子道自尚書郎出爲鄴令成都王穎之鎮鄴  
也愛其才量委以心膂遂爲謀主齊王冏起義遣使  
告穎穎召志計事志曰趙王無道肆行篡逆四海人  
神莫不憤怒今殿下惣率三軍應期電發子來之衆  
不召自主掃夷凶逆必有征無戰然兵事至重聖人  
所慎宜旌賢任才以收時望穎深然之改選上佐高



辟掾屬以志爲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專掌文翰穎  
前鋒都督趙驥爲倫所敗士衆震駭議者多欲還保  
朝歌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勝必有輕易凌轢之  
情若頓兵不進三軍畏劬懼不可用且戰何能無勝  
負宜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奇也  
穎從之及倫敗志勸穎曰齊王號衆百萬與張泓等  
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得濟河北之大勲莫之與比而  
齊王當今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處功名  
不並立今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徐結  
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納之遂以母疾還藩委重

於罔由是穎獲四海之譽天下歸心朝廷封志爲武  
疆侯加散騎嘗侍

淳于定爲南陽王模謀臣模爲征西大將軍鎮關中  
東海王越表徵模爲司空遣中書監傅抵代之定說  
模曰關中天府之國霸王之地今以不能緩撫而還  
旣於聲望有虧又公兄弟唱起大事而竝在朝廷若  
自疆則有專權之罪弱則受制於人非公之利也模  
納其言不就

潘滔爲東海王越司馬時苟晞爲撫軍將軍都督青  
兗有威名滔說越曰兗州要衝魏武以之輔相漢室



苟睢有大志非純臣又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睢必悅公自牧兗州經緯諸夏潘衛本朝此所謂謀之于未有爲之於未亂也越以爲然乃遷睢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

孔坦爲尙書左丞相時蘇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爲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氣清淨賊必不動快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時郗鑒鎮京口

侃等各以兵會既至坦議以爲本不應瀕召郗公遂停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等猶疑坦固爭甚切始令鑒還據京口遣郭默屯大業又令驍將李閎曹統周光與默并力賊遂勢分率如坦計

高崧爲簡文帝撫軍司馬時桓溫擅威率衆北伐軍次武昌簡文患之崧曰宜致書論以禍福自當及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若有異計請先擊鼓便於坐爲簡文書草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筭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典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之



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頃所以深用爲疑在乎此耳然異嘗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喑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分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竝喪社稷之事去矣皆吾關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群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于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具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先存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領嫌而不盡哉温得書還鎮

却超爲桓温叅軍太和中温將伐慕容氏於臨漳超諫以道遠汴水又淺運道不通温不從遂引軍自濟入河超又進策於温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若寇不戰運道又難因資無所實爲深慮也今盛夏不悉力徑造鄴城彼伏公威畧必望陣而走退還幽朔矣若能决戰呼吸可定設欲城鄴難爲功力百姓布野盡爲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但恐此計輕决公必務其持重耳若此計不從便當頓兵河濟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及來夏雖如賒運終亦濟尅若舍此二策而連軍西進進不遠决退必愆乏賊因此勢日月相引僥倖秋冬船道澁滯且北地早寒三軍裘褐



者少恐不可以涉來此大隈閭非惟無食而已溫不從果有枋頭之敗溫深慙之

晉鄧潛之爲何無忌大將軍府長史無忌將率衆以距盧循潛之諫曰今以神武之師抗彼逆衆廻山壓卵未足爲譬然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居上流蜂蠆之毒邾魯咸鑿宜决破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候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决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果敗

宋劉敬宣晉末爲會稽王世子元顯征虜參軍事

安二年王恭起兵於京口以誅司馬尚之兄弟爲名敬宣父牢之時爲恭前軍司馬輔國將軍晉陵太守置佐領兵而恭以豪戚自居甚相陵忽牢之心不能平及恭此舉使牢之爲前鋒太傅會稽王道子與牢之書備言禍福使以兵反恭牢之呼敬宣謂曰王恭昔蒙先帝殊恩今居伯舅之重義心未彰唯兵是縱吾不能審恭事捷之日必能奉戴天子緝穆宰相與不今欲奉國威靈以明逆順汝以爲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隆未有桓靈之亂而恭怙亂阻兵志陵京邑大人與恭親無骨肉分非君臣雖共事少時



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何有牢之至竹里斬恭大將顏延遣敬宣率高雅之等還京襲恭恭方出城耀軍馳騎橫擊之一時散潰元顯進號後將軍以敬宣為諮議參軍加寧朔將軍

胡藩為高祖鎮軍參軍事從征鮮卑賊屯聚臨朐藩言於高祖曰賊屯軍城外守者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克趙也高祖乃遣檀韶與藩等潛往既至即克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走還保廣

固

王誕為高祖太尉長史盧循自察洲南走毅固求追

討高祖持疑未決誕密白曰公既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勲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既已喪敗不宜復使立功高祖從其說

顏竣為孝武安北鎮軍北中郎府主簿魏軍自彭城北歸復求互市竣議曰愚以為與虜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何以言其然夷狄之欲侵暴正苦力之不足耳未嘗拘制信義用輟其謀昔年江上之役乃是和親之所招歷稔交聘遂求國婚朝廷羈縻之義依違不絕既積歲月漸不可誣默心無厭重以忿怒故至



於深入今幸因兵交之後萃戎隔判若言互市則復  
開曩弊之萌議者不過言互市之利在得馬今棄此  
所重得彼下駟四千匹尚不足言况所得之數裁不  
十百耶一相交關卒難閉絕寇負力玩陵驕黠已甚  
雖云互市實覘國情多贍其求則桀敖罔已通而爲  
節則必生邊虞不如塞其端漸杜其觖望內修德化  
外經邊事保境以觀其釁於事爲長

沈慶之年三十未知名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  
倫之子伯符時爲竟陵太守倫之命伯符長爲寧遠  
中兵叅軍竟陵蠻屢爲寇慶之爲設規略每擊破之

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

冊府元龜

幕府部



